质朴浑厚 真挚深刻

——品读杜甫描写军旅的诗词

■邓一非

艺 境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杜甫的七言长诗《洗兵马》，记述了由捷报传来引发的联想。这个“洗”字颇有深意，特别是结尾“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两句，点明题旨，蕴含深邃，反映了诗人对战争认识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表达了对以强兵止战的祈盼和广大人民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命运多舛，仕途蹭蹬，壮志难酬，他的诗深刻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后人称为“诗史”。他作为与李白齐名的唐诗代表人物，其诗融会众长、兼工诸体，有着善陈时事、质朴浑厚、意深隽永的风格，被誉为“诗圣”。他以边塞、战事为题材的诗作，直面当时战争频仍给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颂扬了戍边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壮举，怀抱中兴国家的期望，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他的诗内容丰富深刻，笔调沉郁顿挫，语言平实精炼，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杜甫五言组诗《前出塞》中的名句，说出似谣似谚、朗朗上口的作战要诀，点明强兵利器的克敌方略、有勇有谋的制胜之道，言简旨深，饶有理趣，广为传咏。在这九首连章组诗中，从“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到“径危抱寒石，指落层冰间”，是一幅顶风冒雪的行军征战图；从“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到“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是一幅挥师荡寇的沙场鏖战图；从“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到“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主张用兵当以“制侵陵”为限，节制武功，力避杀伐，表明“拥强兵而反黩武”的鲜明意旨；从“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到“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展现将士舍生忘死、建功疆场的气节风骨；从“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到“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表达军中男儿当有受命忘家、赤诚报国的雄心壮志。作为边塞诗的力作，以境界高、意蕴深、富哲理、有气势而深得后世推崇。

杜甫擅于运用叙事和写实的手法，纪事言意，抒发情志，彰显军旅诗词金戈铁马、雄浑悲壮的独特神韵和魅力。《后出塞》（其二）以一个应募新兵的视角，叙写其从军出征的经历观感。“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的紧张开进节奏，“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庄严行军场景，“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的壮观大漠宿营，形象描述了气势恢宏的征途景象；“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是月夜营地因军令森严而万籁俱寂，“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是传令号声让士兵肃然生畏，“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是对良将执军的思慕和期盼，生动刻画了置身军中的所思所想。全诗层层递进，环环相生，写景叙意，有声有色。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中，“胡虏潜京县，官军拥贼壕”的势在必克，“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的艰险征途，“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的威猛阵势，“戈鋋开雪色，弓矢尚秋毫”的激战犹酣，“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的必胜信念，“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的凯旋雄姿，让一场驱寇卫国的战事飞动纸上。可谓字字犀利，句句雄壮，既可作讨贼檄文，又堪为祝捷喜报。

“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杜甫常以诗相赠，表达对军中战将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敬慕之情，更体现了他心系国家安危的思想境界。在《魏将军歌》中，“披坚执锐略西极”的镇守边陲，“君门羽林万猛士”的治军有方，“夜骑天驷超天河”的破敌胆略，“临江节士安足数”的忠勇节操，让效命沙场、骁勇善战的将军神采仿佛历历在目。《王兵马使二角鹰》一诗以鹰喻人，咏鹰颂人，从“角鹰翻倒壮士臂”到“将军玉帐轩翠气”，从“鞲上锋棱十二翮”到“将军勇锐与之敌”，从“荆南芮公得将军”到“亦如角鹰下翔云”，以“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收尾，把将军喻为角鹰般叱咤风云的英雄，堪称借物比兴写法的扛鼎之作。在政论抒情长诗《北征》中，“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拳拳忧思，“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的切切期待，“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的深深崇敬，“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殷殷希冀，直抒胸臆，情真意切，读来令人为诗人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感奋。

诗为心声，贵在情与思的深邃和创意表达。“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面对连年征战、山河破碎，正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忧患，牵动着杜甫的情感和思绪，让他的诗有着辞浅意深、言近旨远的艺术表现力，有着直抵心灵、撼人心魄的思想感染力。“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杜甫笔下的“三别”及“三吏”、《车马行》等名篇，深刻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息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忧国悯民的情之切、思之深，通过开创性的诗性艺术表达展现得淋漓尽致。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忽闻捷报的惊喜之泪；“别时孤云今不飞，时独看云泪横臆”，是追念殉国将军的悲痛之泪；“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是体恤民众苦难的感伤之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是英雄惜英雄的哀惋之泪。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泪”，是至真至诚之情、至善至美之爱的抒发，是诗品和人品之境界情怀的写照。品读杜甫的军旅诗词，既能引发我们对战争与和平多向度的深入思考，又不能不为其发正义之声、人民心声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高度而钦佩叹服。

阅图

出 击

■摄影 文 明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第76集团军某骑兵连在青藏高原腹地进行骑兵综合演练的场景。拍摄者利用高速连拍手法，将骑兵全速出击的精彩瞬间抓拍下来。昂首奔腾的骏马和威武的骑兵交相辉映；马蹄过处溅起水花，使画面充满动感。（点评：**陶顺涛**）

用音乐传递爱和力量

■褚振江

剑 花

疫情之下，今年的高校毕业季注定不凡：隔屏相望，远程答辩；学位授予，云端举行……尽管各项毕业活动都搬到了线上，但学生们对母校的感恩，对知识的渴求，对未来的畅想，却一点不曾减少。

近日，一首由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干事王润蕊原创的歌曲《春天的约定》，在国防大学公众号“云端”唱响，受到师生们的赞赏。作品借助音乐的感发力量，彰显了“摧伤虽多意愈厉”的无畏勇气。

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力量，音乐就是其中之一。在艰难时刻，音乐能够润泽心灵、陶冶情操，给人以勇气和信心。沐浴在音乐中，人们感受到的是生命的高贵、人性的闪光和生活的美好，从而一扫阴霾，蓄积起风雨同舟、共克时艰的力量。

19世纪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曾在小说《春潮》中写道：“我们无法描写萨宁读了这封信后的内心感受，没有一种言辞可以充分表达出这些深刻而强烈的、并且是不大清晰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情感，只有用音乐才能把这些感受表现出来。”可见，音乐盈于耳、荡于心，化为最深沉醇厚的情感表达，具有超越语言的感染力。

这使我想起二战期间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1944年的康城之战。一名德军狙击手击毙了40名英军士兵。激战到深夜，战场上还有一名幸存的英军士兵杰克。身负重伤的杰克躺在地上，情不自禁地想念起远在家乡的亲人。而在战场的另一端，那名德军狙击手正举着枪瞄准了他。在与死神的凝视中，杰克颤抖着手，艰难地取出怀中随身携带的口琴，吹起了他曾经无比熟悉的爱尔兰民谣“丹尼少年”。曲毕，杰克摘下帽子，准备坦然地面对死亡。可是他等了片刻，枪声却没有响起，反而传来了同样悲伤的笛声。

次日，杰克被俘后，德军狙击手用不流利的英文对他说：“我听到你的曲子，想起了我在德国的未婚妻、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这令我始终无法开枪……”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可以超越语言、国界、战争的力量！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文艺是情感与思考的表达，承载和分享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它发自于心又作用于心，带给人们心灵的释放和精神的愉悦。比如疫情期间，一首首经典曲目跨越高山大海，隔空合唱、接力传递，以音乐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心理支持和情感抚慰。

当英伦三岛的小学生用纯净的童声演唱《让世界充满爱》，当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捷克爱乐乐团奏响《茉莉花》，及至近日，分散在海内外各地的中国音乐家“云合奏”经典曲目《红旗颂》，音乐不时激荡起人们心底的涟漪，引发情感共鸣。全球抗疫时刻，不知有多少人从音乐中获得了心灵慰藉，点亮希望的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暴发以来，军队文艺工作者始终牢记使命担当，匠心打磨高品质的音乐作品，创作出众多表现中国军民战疫故事、抗疫精神的佳作，回应了时代关切，为听众传递出炽热满满的正能量。

红色足迹

芦荡火种沙家浜

■许国华

“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一部京剧《沙家浜》，让江苏常熟的沙家浜闻名遐迩，也使“芦荡火种、鱼水情深”的故事广为流传。

“北有青纱帐，南有芦苇荡”，水乡泽国的芦苇荡，和北方漫无边际的青纱帐一样，既是保护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抗战的天然屏障，也是“游击健儿逞英豪”的战场。如今，抗战泣血的岁月已经远去，硝烟带不走的芦苇荡依然满目青翠，诉说着那段“染上战斗的火光”的岁月。

今年，我再次走进沙家浜，去追寻抗战的红色印记，重温那段不屈的峥嵘历史。

眼前的芦苇荡正是“沙家浜”的原型，河浜纵横，芦苇密布。站在这方绿苇遍布的土地上，放眼望去，芦荡浩浩，苇草青青，一望无际。那层层叠叠的芦苇荡，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盘亘在水面上，似有千军万马藏匿其间，布下了无数个“芦苇阵”。舟行荡中，水道曲折多变，七拐八弯，忽暗忽明，神秘幽深，如入迷宫，难怪当年日伪屡屡“扫荡”“清剿”失败。这漫无边际的芦苇荡，处处隐藏着的新四军敌后抗战的“芦荡火种”。

这里水道曲折，宽窄不一，一条条水道在布满灌木的滩地前岔开，两旁密密匝匝的芦苇高高耸立。芦苇起舞，水鸟婉啼，宛如一幅野趣横生的画卷。

如此田园诗意，如此风景如画，谁曾料想这个碧水青苇的地方，竟是曾与日寇斗智斗勇的战场。当年，负伤的新四军战士在阳澄湖畔养伤，等待再次奔赴沙场。他们利用芦苇荡形成的天然屏障为地利优势，在地方党组织和无数“阿庆嫂”“沙奶奶”式的人民群众掩护下，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谱写了一曲鱼水情深的英雄赞歌，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

随着瞻仰的人群，我走进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广场的过道两侧，矗立着18根造型各异的抽象柱雕，象征着京剧《沙家浜》中的18棵青松。主体群雕“军民鱼水情”，正面雕塑的是《沙家浜》中郭建光、阿庆嫂的形象，两侧锻铜浮雕表现的是当年新四军将士在江南水乡的战斗情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芦苇荡抗战故事为原型创作的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唱红大江南北，沙家浜从此声名远播，剧中塑造的郭建光、阿庆嫂等人物形象，更是家喻户晓。

但凡来到沙家浜的人，都要看一看阿庆嫂开的春来茶馆。黑漆金匾的茶馆，临水而筑，粉墙黛瓦的小屋，古色古香。走进茶馆，一切都是当年的样子：八仙桌、七星灶、铜壶、水缸、灶台、风箱……这些久违的老物品，让人眼前一亮。

我忍不住上去摸一摸七星灶，提一提大铜壶，看一看胡传魁躲藏的大水缸，坐一坐前厅的八仙桌，耳畔传来了京剧《沙家浜》阿庆嫂“智斗”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想当年，阿庆嫂就在这茶馆与敌人巧妙周旋，斗智斗勇，让敌人深叹：“这个女人不寻常。”

这个“不寻常”的女人，其实是当时千千万万“寻常”女人的缩影。据资料介绍，阿庆嫂的原型之一是抗日英烈陈关林的妻子陈二妹。她利用开设茶馆作掩护，为新四军接头联络、传送情报，茶馆成了江南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个重要联络点。剧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就是新四军的三位抗战英雄——郭曦晨、李建模和夏光，各取他们名字中一个字组合而成的。

走过江南风韵的横泾老街，登过硝烟散尽的烽火碉堡，看过影视剧场的实景演出，不知不觉间我又回到了纪念馆入口处的“沙家浜”碑亭。“芦荡火种、鱼水情深”照壁，在夕阳的映照下，更添历史厚重感。远处“勿忘历史、砥砺前行”的红色大字，在青纱绿水的意境中，格外鲜红醒目。

军史剪纸寄兵心

■崔寒凝 轩 荻

活力军营

南昌起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组剪纸作品展现的是人民军队走过的辉煌历程。这些剪纸都是由我们班的战士集体创作的。”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班长刘建峰自豪地为前来参观的军地领导介绍。

刘建峰所在的单位坐落在大山深处，官兵生活相对艰苦单调。这几年，为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连队开展了特色剪纸文化活动，为大家增添了不少乐趣。

刘建峰刚入伍时并不会剪纸，认为那是“巧妇”的专利。业余时间，他常看到老班长汪红光剪纸。汪班长的剪纸作品不仅栩栩如生，还蕴含着精彩的故事，方寸之间能透出大千世界、百态人生。

一天晚上，刘建峰看到汪班长又在活动室里剪纸。一问才知，汪班长想为班里即将退伍的战友剪几幅作品，留作军营纪念。看着剪刀在汪班长手中灵巧娴熟地运用，军营里的训练场景、生活片段就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刘建峰赞叹不已，“班长，你这手艺真厉害，是谁教的？”

“我和我的老班长学的，他是内蒙人，家传一手剪纸绝活。在班里时，他把这手艺教给了我们。”汪班长边剪边说道，“你别小看这剪纸，不仅能培育人的美感，还能磨练心性。学剪纸与学绘画、学弹琴一样，都有寓教于乐的功能。”

听汪班长这么一说，刘建峰萌发了想学剪纸的愿望。汪班长看出了他的心思，业余时间便主动为刘建峰和几名新战友上起“剪纸课”。

汪班长退伍后，刘建峰成为班长，连队的特色剪纸文化活动也保留下来。业余时间，刘建峰常组织大家搞创作，他们剪枪炮、剪人像、剪驻地的山水。

八一建军节前，刘建峰提议：“不如我们循着我军的辉煌历史，剪一组军史系列作品怎么样？”大家听后，都觉得这个创意好。

为了搞好这组创作，战友们利用业余时间，一起学习军史，梳理历史脉络，选择出军史中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作为创作素材，并共同讨论设计剪纸图案。

经过全班的共同努力，这组军史系列剪纸终于在建军节前创作完成。峥嵘岁月、军旅故事，在一幅幅剪纸作品中生动呈现，连缀成一道别具特色的历史画卷。

图为战士们在业余时间交流剪纸创作。 **刘建峰**摄